

8月1日

1

建军节

## 寒葱沟的“八一”野菜宴

■毛永温

又是一年“八一”时。

记忆中那年的7月31日,天气晴朗。

为庆祝一年一度的建军节,按照连首长的指示,“八一”前两天,司务长带车出山采购“八一”节所需要的各种食品。如何把过节物资及时送到各施工点,成了两位连领导当前的首要任务。连里决定,发动连部所有人员,腰背肩扛也要把鱼肉蛋菜送到施工点去,让官兵欢欢乐乐过个“八一”节。用指导员的话说:“战友们大半年没开过荤了,‘八一’必须让大家吃上肉和新鲜蔬菜!”炊事班班长老赵把东西整理好:10斤猪肉以及一把芹菜数个茄子、豆角、辣椒、葱等蔬菜,装在一个麻袋里,足足有20多斤重。

吃过早饭,指导员就喊我:“小毛,跟我去趟一班。”“好!”我答应一声,马上出发。那时候,我已是连队的文书了。

一班在小兴安岭一个叫作寒葱沟的山沟里执行黄金地质勘探任务。寒葱沟沟宽几公里,沟深无限,一班具体在什么方位施工,指导员和我并不清

楚。好在寂静的山林里,突突手扶拖拉机的轰鸣声和叮叮咣咣吊锤的撞击声会传出很远。寻着动静去,一找一个准。我和指导员辨认着声音,在山沟里找了两个小时,接近中午时分,终于找到一班的施工点。

一班是四月份开进这条山沟的。自从进入寒葱沟后,他们就没吃过肉和新鲜蔬菜。一开始吃土豆、煮黄豆,后来吃压缩干菜,把人吃得大便堵塞。寒葱发芽了,开始吃寒葱,一直吃到寒葱长到一尺多高。寒葱叫葱,长得却跟葱不是一个模样,一株寒葱一般有三四片叶子,有一尺八高,生长在树丛的周围,一丛丛,绿油油的,很丰腴。吃一两顿尝尝鲜还可以,长期吃、顿顿吃就有些不好受了。但不吃寒葱还能吃什么?因山沟偏远,交通不便,即使从百公里外的城市买来蔬菜,运到连队,再派专人折腾到沟里,恐怕不是变黄就是烂掉了。

见我们带来了肉和蔬菜,战士们高兴不已。有个战士还夸张地闻闻生肉:“好香!”班长特意交代炊事员小姚:“肉留到明天过节会餐。”小姚问班长:“放到明天恐怕就有味了吧?”杨班长说:“挖个深坑,放进去,应该没事。”

小姚拿铁锹挖了一米多深的洞,上面横一条木棍,木棍上系根绳子,把肉吊在洞底,一米多深的土洞就成为临时的冰箱。

指导员和我这次来一班,一是来看望在外单独执行任务的一班官兵;二是给送点蔬菜和肉慰问一下;三是考核入

党积极分子。

一夜无话。谁也没想到,翌日刚起床,欲做早饭的小姚就发现大事不好了。昨晚放到洞里的10斤猪肉不见了!小姚立刻把这一突发情况报告给杨班长。杨班长跑过去一瞅,果然,连木棍和系肉的绳子都不翼而飞。

10斤猪肉被偷,这可不是小事!杨班长马上把指导员喊来商量对策。指导员曾在团保卫股当过干事,有一定的侦查破案经验,但来到事发现场,仔细勘查后,也未发现任何蛛丝马迹。

荒山野外的山沟沟,又没外人,肉能去哪里呢?指导员下令,以帐篷为中心,500米内进行搜索寻找。于是,全班紧急集合,带上配发给班里的一支冲锋枪、一支步枪,开始地毯式搜索。

最后炊事员小姚在距离帐篷500多米远的一处树洞边,发现了拴肉的绳子和几块零散的骨头。那树洞直径有七八十厘米,里面躺着只黑乎乎毛茸茸的家伙,正酣然大睡呢。证据确凿,树洞里睡觉的这只黑家伙应该就是偷肉贼。小姚忙把情况报给班长和指导员。

原来这家伙是只黑熊!

大家没舍得吃的猪肉,原来是被这家伙偷吃的!现场的战士们恨不得把它生吞活剥。指导员却示意大家后退,悄悄撤离了现场。

小姚愤愤不平:“指导员,它偷吃了咱的肉,该把它打死。这家伙有几百斤重吧,够咱吃半个月的。”

指导员说:“咱是军人,不但不能伤

害它,还得保护好它呢。”

回来的路上,大家都郁闷。我和指导员好不容易弄来的一点肉,没料到全便宜了这家伙。

没了肉,但节日还是要过的。杨班长告诉小姚,把我们带来的菜炒了会餐。指导员忙制止:“带来这点蔬菜,留着你们吃。咱们去采野菜吧,来顿野菜大餐咋样?”好主意,大家散开来,分头去采寒葱。不大一会儿工夫,大家就采来几抱的野菜寒葱。

炊事员小姚使出浑身解数,熘、炒、烹、炸、炖,变着花样地把寒葱做成各式各样的菜肴。有凉拌寒葱、炒寒葱、熘寒葱、炸寒葱、寒葱丸子、寒葱汤、寒葱包子、寒葱饺子、寒葱油饼等,足足弄出十几样的菜来,原料全是清一色的野菜寒葱。班长叫人搭个木架,铺板一放,一张简易的长桌就建成了。长桌上摆七个盘子八只碗,满满的一桌。指导员动情地说:“同志们!今天是我们自己的节日,感谢大家的辛勤付出,祝大家‘八一’节快乐!”指导员和我端着缸与每位战士碰杯。乒乒乓乓的碰缸声,伴着战士们的欢笑声,在寒葱沟上空弥漫开来……

我发现指导员的双手有些颤抖,眼眶湿润,几滴晶莹的东西滚落进口缸。

那是在军营里度过的最难忘的一个建军节。

转眼几十年过去了。每年的“八一”,我这个老军人都在过建军节,唯独寒葱沟的那次野菜宴,让我难以忘怀。

## 鸡蛋与明信片

■张益坚

岁月如流水,许多年少往事已渐渐模糊,但是军旅生涯中的点点滴滴却历久弥新。每当想起“鸡蛋”和“明信片”这两样看似毫不相干的东西,我的心头便会涌起一股暖流,那是一段军民鱼水情的生动写照,更让我深刻理解了“不拿群众一针一线”的纪律真谛。

从小崇拜白求恩大夫的我,入伍后如愿成为一名白衣战士。经过军区卫训队半年的全脱产学习和两年的函授教育,以及大半年的普通外科临床进修军医培训,我从卫生员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代军医、外科进修医生。这份职业让我倍感光荣,也深知责任重大。

记得那天早上,天气阴沉沉的,驻地附近村庄的一位阿婆,用水草裹着流血的手掌,一路小跑进入门诊室。“解放军同志,我割猪草时手被镰刀割了……”她颤抖的声音里带着哭腔。我连忙将她扶进门诊治疗室,只见她左手掌处一道深深的伤口血流不止。

给她清创伤口时,我发现伤口需要缝合。“阿婆,得缝两三针,还要打一针破伤风。”我告诉阿婆。谁知阿婆一听就慌了神:“我没钱啊,你帮我包扎能止血就行。”她伸出粗糙的右手抹着

双眼泪水。

“不缝合伤口的话,伤口不易愈合,且会留下很大伤疤,再说万一感染破伤风就更危险了。”见她仍面露难色,我当即表示:“您放心,费用问题我来解决。”最终,我向领导申请给予免费治疗,且后续换药也给予免费。

半个月后,阿婆的伤口愈合得出奇的好。那天清晨,她拎着一个竹篮出现在医务室门口,篮子里整整齐齐码着二十来个土鸡蛋。“张医生,自家母鸡下的,给你补补身子。”她布满老茧的手将篮子往我怀里塞。

“这怎么能行呢。”我连忙推辞。部队纪律明令禁止收受群众财物,更何况是老人家辛苦攒下的鸡蛋。阿婆却执拗得很:“你要不收,我就站这儿不走了!”竹篮在我们之间推来推去,发出轻微的碰撞声。

眼看鸡蛋真要碎了,我急中生智:“那咱们按市价用粮票换吧。”当时驻地有用粮票换物品的惯例。见我态度坚决,阿婆终于妥协了。她接过粮票时,笑着说:“解放军真是我们的亲人呢。张医生您为人太好了,非常感谢您!”说罢,她弯腰欲向我叩谢,我连忙把她扶起来。

抽屉深处珍藏着一张泛黄的明信

片,邮戳显示它来自重庆市立信职业学校,上面工整地写着:“张医生,向您致以真诚感谢!”落款是学生小杨。这让我想起在原空军重庆医院外科进修的日子。

那时,我是普外科临床进修医生,负责给小杨治疗。由于家在外地,小杨术后无人陪护,心情很不好。查房时,我会有意多停留片刻,关心过问他的起居情况。夜晚值班时,只要有空,我都会找他聊天,生活上多给他一点照顾。这些微不足道的关怀,没想到会被他铭记于心。

同样让我难忘的,还有几位藏族女中学生。她们因甲沟炎来就诊时,紧张得抱作一团。我一边给器械消毒,一边用刚学会的藏语问候:“扎西德勒!(吉祥如意)”女同学顿时笑开了花。拔甲手术时,我反复保证:“趾甲会像春天的草一样长出来。”后来她们伤口愈合了,趾甲也长出来了,特意给我寄来明信片致谢。

在原空军重庆医院外科进修大半年里,我参与诊治病例上百例,主刀手术48台。每当患者家属悄悄塞来土特产时,我都会告诉他们部队的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》,坚持不拿群众一针一线。对于患者邮寄的

明信片,我都会一一回赠;像阿婆那样的心意,我也定会用粮票等价交换。

如今,我仍然保存着原重庆市立信职业学校小杨同学给我邮寄的明信片,这是永不褪色的军旅记忆。每当工作疲惫时,鸡蛋和明信片这些温暖的记忆故事就会浮现。它们时刻提醒我:退役不褪色,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不能改,严于律己的本色不能变。就像阿婆的鸡蛋和小杨的明信片,虽然普通,却饱含着当年军民一家亲的最珍贵的情谊。



投稿邮箱:dznzbgfzc@qzwb.com  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